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七十四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上　宋　袁樞　撰

馬氏據湖南

唐僖宗光啓二年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黄巢扶溝馬殷隷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三年秦宗權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劉建鋒馬殷皆從

昭宗景福元年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行密縱兵擊儒斬之儒衆多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鋒為帥殷為先鋒指揮使以行軍司馬張佶為謀主比至江西衆十餘萬

乾寧元年五月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武安節度使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

田頵殷先至闗下遣使詣勍勍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勍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興翼軫間今將十萬衆精鋭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玏等然之謂衆曰東軍許吾屬還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潭人以爲邵州兵還不爲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戊辰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二年以劉建鋒爲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爲内外馬

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為邵州刺史劉建鋒不許勛據邵州使其將屯定勝鎮以扼潭人

三年春正月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討蔣勛攻定勝寨破之　夏四月武安節度使劉建鋒既得志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袖鐵檛擊殺建鋒諸將殺贍迎行軍司馬張佶為留後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左髀時馬殷攻邵州未下佶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寛厚樂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乃

以牒召之殷猶豫未行聽直軍將汝南姚彥章說殷曰
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
天命人望捨公尚誰屬哉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
瓊留攻邵州徑詣長沙　五月馬殷至長沙張佶肩
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即
趨下帥將吏拜賀後爲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
秋九月以湖南軍留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
郁爲謀主郁揚州人也殷畏楊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

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讎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爲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誰與爲敵矣殷從之

光化元年春三月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内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旻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彦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　夏五月湖南將姚彦章言於馬殷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仍薦李瓊爲將殷以

瓊及秦彥暉爲嶺北七州游奕使張圖英李唐副之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引兵趣永州圍之月餘唐世旻走死殷以李唐爲永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羣蠻伏兵于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羣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冬十一月馬殷遣其將李瓊攻郴州執陳彥謙斬之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湖南皆平

三年冬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殷遣使修好於士政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彦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爲湖南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彦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還紖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之信

斬其首授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桂宜巖柳象五州皆降於湖南馬殷以李瓊爲桂州刺史未幾表爲靜江節度使

天復三年夏四月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殷絕之約爲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輕絕也殷從

之

天祐元年　初馬殷弟賨性沈勇事孫儒爲百勝指揮使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爲殷之弟大驚曰吾常怪汝器度瓌偉果非常人當遣汝歸賨泣辭曰賨淮西殘兵大王不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常得見聲問賨事大王久不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賨歸長沙行密親餞之郊賨至長沙殷表賨爲節度副使它日殷議入貢天子賨曰楊王

地廣兵彊與吾郡接不若與之結好大可以爲緩急之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爲吾禍

昭宣帝天祐三年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玕本赤石洞蠻酋鎮南節度使鍾傳用爲吉州刺史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四月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爲楚王　五月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爲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爲岳州團練使廬州觀

察使劉威爲應援使別將許玄應爲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黄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遺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

水而陳存遥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爲子孫計耶彦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黄璠自瀏陽引兵絶江與彦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衆遁歸彦暉遂拔岳州殷釋存知新之縛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夫以死報主肯事賊乎遂斬之許玄應弘農王之腹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

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　武貞節

度使雷彦恭會楚兵攻江陵荆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絶其糧道彦恭敗楚兵亦走　秋七月雷彦恭攻岳州不克　八月辛亥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九月雷彦恭攻涔陽公安高季昌擊敗之彦恭貪殘類其父專以焚掠爲事荆湖間常被其患又附於淮南丙申詔削彦恭官爵命季昌與楚王殷討之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彦暉攻朗州雷彦恭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弘

農王遣將泠業將水軍屯平江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
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之泠業進屯
朗口德勳使善遊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
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勳以大軍
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饒掠
上高唐年而歸斬業饒於長沙市
二年夏五月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楚王殷以
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

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　雷彥恭引沅江環朗州以自守秦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守備稍懈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内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壞門而入彥恭輕舟奔廣陵彥暉虜其弟彥雄送于大梁淮南以彥恭為節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瓌與彥恭相表裏至是亦降於楚楚始得澧朗二州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

秋七月殷奏於汴荆襄唐郢復州

置田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九月荆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絶楚朝貢之路楚王殷遣其將許德勲將水軍擊之至沙頭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吕師周將兵擊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殷土宇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三年夏六月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

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袁州刺史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以周本爲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曰楚人爲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潭過洪州劉威欲犒軍本不肯留或曰全諷兵彊君宜覘形勢然後進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

秋七月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庚辰周本隔溪布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籍溺水死者甚衆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彦章進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造等敗苑玫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衆數千人

奔楚楚王殷表玗為郴州刺史為子希範娶其女

四年夏六月楚王殷求為天策上將詔加天策上將軍殷始開天策府以弟賨為左相存為右相殷遣將侵荆南軍于油口髙季昌擊破之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　冬十二月辰州蠻酋宋鄴破溆州蠻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鄴寇湘鄉金盛寇武岡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吕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吕師周引兵攀藤緣崖入飛山洞襲

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移兵擊宋鄴　冬十二月乙
卯以朗州留後馬賨爲永順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春二月辰州蠻酋宋鄴昌師益皆帥衆降於楚楚
王殷以鄴爲辰州刺史師益爲溆州刺史　夏四月
癸丑以楚王殷爲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節度使洪鄂四
面行營都統　冬十一月吳淮南節度副使陳璋等
將水軍襲楚岳州執刺史苑玫楚王殷遣水軍都指揮
使楊定眞救岳州璋等進攻荆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

福拒之吳恐楚人救荆南遣撫州刺史劉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爲璋聲援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吳陳璋攻荆南不克而還荆南兵與楚兵會於江口以邀之璋知之舟二百艘駢爲一列夜過二鎮兵遽出追之不能及　秋八月楚寧遠節度使姚彦章將水軍侵吳鄂州吳以池州團練使呂師造爲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四年夏四月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于楚崇景威之

子也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帥諸將討之　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廵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黄州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黄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五月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棄袁州遁去

貞明三年春三月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獲而還

龍德元年辰漵州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彥章討平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楚王殷遣其子牙内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納洪鄂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

二年夏四月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三年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

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内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明宗天成元年秋九月加楚王殷守尚書令

二年夏五月楚王殷遣中使史光憲入貢過荆南高季興執史光憲而奪其貢物事見高氏據荆南　六月丙申封楚王殷爲楚國王

三年春二月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等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事見高氏據荆南 夏四月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彦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勲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勲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絶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荆江口將會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勲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勲以大軍當

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皁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　六月帝詔楚王殷討高季興

四年春三月楚王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總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

聞於殷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爲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

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爲此

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

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猘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

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牓諭中外誣郁謀叛

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

昔從孫儒渡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寃死

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撫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

出使我勲舊横罹寃酷旣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

此乎

長興元年冬十月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爲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己巳楚王殷卒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寘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黄損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　十二月庚戌以武

安節度使馬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二年冬十二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雞為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臛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三年秋七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内諸神祠門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八月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　九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爲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春二月乙卯以馬希範爲武安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　初馬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不禮於袁德妃希聲母弟希旺爲親從都指揮使希範多譴責之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爲道士不聽解其軍職使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爲楚王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静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　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

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秋七月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

二年冬十二月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三年冬十月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旣卒希範始縱聲色爲長夜之飲

内外無别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

四年夏四月戊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綬開府置官屬黔南廵内溪州刺史彭士愁引溪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勍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　冬十一月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其護軍都統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臯廖

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爲學士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絶勍爲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温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賢厚恤其家

五年春正月楚劉勍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溪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暠帥諸酋長納溪錦奬三州印請降於楚　二月劉勍引

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地表彭士愁爲溪州刺史以劉勍爲錦州刺史自是群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七年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綿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齊王天福八年楚地多産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

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爲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爲銀鎗都宫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幞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爲賦斂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

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彊者爲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

仇雠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王大怒它日恒請見辭以晝寢恒謂客將區弘練曰王逞欲而愎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開運二年秋七月楚王希範疑静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

醫往視疾因毒殺之　冬十二月楚湘陰處士戴偃爲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三年秋九月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以珍玩爲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爲諸道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内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

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於希範諸弟為最長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彦瑫天策府學士李弘皐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彦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彦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

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秋七月甲午以馬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冬十月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蕚書言劉彥瑫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蕚自永州來奔喪乙巳至趺石彥瑫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

等將水軍逆之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蕚於碧湘宫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蕚求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蕚遣還朗州希崇常爲希蕚詗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爲内應

乾祐元年秋八月武平節度使馬希蕚請與楚王希廣各脩職貢求朝廷别加官爵希廣用天策府内都押牙區弘練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

子賜希萼及楚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萼不從

隱帝乾祐二年秋八月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爲鄉兵造號靜江軍作戰艦七百艘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爲人所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彦瑫李弘皐等固爭以爲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贇爲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彦瑫監其軍已丑大破希萼於僕射

河獲其戰艦三百艘賨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賨引兵還賨環之子也希萼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冬十月壬午加楚王希廣太尉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

三年夏六月馬希萼既敗歸乃以書誘辰溆州及梅山蠻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

赴之遂攻益陽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于淹溪璠敗死　馬希萼又遣羣蠻攻迪田秋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黄處超救之處超敗死潭人震恐復遣牙内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　馬希萼表請别置進奏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　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

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蕚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荆南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荆南援朗州之路　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於色劉彦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蕚以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彦瑫為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彦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

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希廣平日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它道擊朗州至龍

陽聞彦瑫敗退屯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紿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十一月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駢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希萼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爲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

絶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賛守朗州悉發境内之兵趣長沙自稱順天王　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璉兵敗奔還長沙希萼引兵繼攻岳州刺史王贇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贇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爲人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人贇曰亡父爲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贇常恐淮南坐收其獘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

先人耳大王茍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𧸘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慚引兵去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至長沙軍于湘西步兵及蠻兵軍于嶽麓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彦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于南津以馬希崇為監軍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彦溫將騎兵屯駞口扼湘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可瓊德勲之子也　初蠻酋彭師暠降於楚楚人

惡其獷直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爲彊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暠常欲爲希廣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師暠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岳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渡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暠與梅山諸蠻

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爲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爲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眞將軍也吾何憂哉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爲内應一旦彭師暠見可瓊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暠退

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眞等以蠻兵三千陳于楊柳橋敬眞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劔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眞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

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許可瓊劉彦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饑疲退就食彭師暠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宫室皆爲灰燼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彦温望見城中火起自駞口引兵

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溫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唐張暉降於希萼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戰血滿袖見希萼曰不幸爲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暠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已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臯弟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胤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

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萼皆因之丙午希萼命内外廵撿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丁未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静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爲之臠食李弘臯弘節唐昭肩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申希萼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爲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爲希廣所笞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戊申賜希

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於瀏陽門外

楚王希萼以子光贊爲武平留後以何敬眞爲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萼召拓跋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二月甲辰楚王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于唐　三月唐以楚王希萼爲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忌客省使姚鳳爲册禮使　楚王希萼既得志

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于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小門使謝彦顒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常肩隨希崇或

拊其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鈇在門外希萼使彦顒同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耻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爲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

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逵等黜留後馬光贊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子也尋奉光惠為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眞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答其詔唐亦不敢詰也　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敬眞謀以辰

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欲迎以爲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旣至衆廢光惠送于唐推言權武平留後表求旌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于周　秋九月楚王希萼旣克長沙不賞許可瓊疑可瓊怨望出爲蒙州刺史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内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于城西北隅以備朗兵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

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騠騮馬十餘入府白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縶馬奄至座上縱横擊人顛踣滿地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執謝彥顒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為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説言曰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

公爲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内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黄勍等十餘人首遣前辰陽縣令李翌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爲非仲敏等首怒責翌翌惶恐自殺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爲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初馬希蕚入長沙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出爲民希崇以爲師暠必怨之使送希蕚于衡山實欲師暠殺之師暠曰欲使我爲

弑君之人乎奉事逾謹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
匡圖之子也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
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盍相與輔之於是
帥莊户及鄉人悉爲兵與師暠共立希萼爲衡山王以
縣爲行府斷江爲界編竹爲戰艦以師暠爲武清節度
使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
已求援于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爲知必無成又畏朗州
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

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　冬十月唐邊鎬引兵入醴陵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跋恒奉牋詣鎬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　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

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仁贍金之子也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勲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爲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揮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已爲潭帥而

潭人惡希萼共請邊鎬爲帥唐主乃以鎬爲武安節度使　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鬭鬩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使

吳懷恩爲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彦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蕚自衡山遣使以彦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内廵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卽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彦暉戰於城中彦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遺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

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昏姻覩兹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爲不可丙寅吴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象龔等州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

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十二月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為太傅以馬希萼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為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為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暠為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主毒殺之

南漢主遣内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實將兵攻郴州

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邊鎬

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為道

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　初蒙城鎮將咸

師朗將部兵降唐唐主以其兵為奉節都從邊鎬平湖

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

美者皆從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

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

王紹顔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禄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顔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束藁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鬬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爲將曉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吾昔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衆復取湖

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别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悅厚遇之　唐主旣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巳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爲宜然延巳曰吾

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
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
吉州路趣全州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
巒等始至城下罷之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
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唐武安節度使
邊鎬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
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别擇良帥益兵
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

言劉言忠順鍔由是不爲備唐王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字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爲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眞張倣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爲指揮使部分發兵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諸將欲

召溆州酋長符彦通爲援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彦通爲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瑫爲羣蠻所憚補西境鎮遏使以備之冬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爲先鋒使邊鎬遣指揮使郭勲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衆五百降之壬辰逵等命軍士舉小舟自蔽直造益陽四面斧寨而

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逵等克橋口及湘陰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爲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眞爲行軍司馬遣敬眞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

地惟郴連入于南漢　劉言遣使奉表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爲鄰寇所陷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　十二月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于蠔石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劉言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謚曰恭

孝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爲武安節度使何敬眞爲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　初王逵旣克潭州以指揮使何敬眞爲靜江節度副使朱全琇爲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爲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敬眞全琇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無復上

下之分惟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眞與逵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琇謀作亂言素忌逵之强疑逵使敬眞伺已將討之逵聞之甚懼行逢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眞朱全琇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逵喜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夫復何憂會南漢寇全道永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言遣敬眞全琇南討俟至長沙以計取之如掌中物耳逵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眞爲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爲先鋒使將牙

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眞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眞使之先發趣嶺北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刼仲遷擅還朗州逵乘敬眞醉使人詐爲言使者責敬眞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太師命械公歸西府因收繫獄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　二月辛亥朔斬敬眞以狥未幾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王逵遣使以斬

何敬眞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等數人　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倣言於王逵曰何敬眞倣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倣公宜備之　夏四月庚申逵召倣飲醉而殺之　夏六月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玫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于别館　秋八月王逵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甲戌遣

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逵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

顯德元年夏四月王逵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　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爲岳州團練使　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

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晉王滅燕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梁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爲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絶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内錢瘞於山顛令

民間用堇泥爲錢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採山中草木爲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爲子數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　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

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甲子梁王即皇帝位　劉守光既囚其父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　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爲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天雄節度使鄴王羅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守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遺守文書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乘虛襲其後戊子遣

使請降以子延祐爲質帝拊手曰紹威折簡勝十萬兵

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二年冬十一月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盧臺軍爲守光所敗又戰玉田亦敗守文乃還

三年夏五月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乃大發兵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於雞蘇爲守文所敗守文單馬立於陳前泣謂其衆曰勿

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守光囚之别室栫以蒺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兗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爲帥乘城拒守兗安次人也

六月劉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滄德事畢爲陛下掃除幷冦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共破僞梁

秋七月甲子以劉守光爲燕王　九月劉守光奏遣其子中軍兵馬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以繼威爲義昌留後　冬十二月劉守光圍滄州久不下執劉守

文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盡民食堇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噉騣尾吕兗選男女羸弱者飼以麴麫而烹之以給軍食謂之宰殺務

四年春正月乙未劉延祚力盡出降時劉繼威尚幼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之鎮滄州以延祚及其將佐歸幽州族吕兗而釋孫鶴　劉守光爲其父仁恭請致仕丙午以仁恭爲太師致仕守光尋使人潛殺其兄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　秋八月以劉守光兼義

昌節度使

乾化元年春二月盧龍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守光旣克滄州自謂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又爲鐵刷刷人面聞梁兵敗於柏鄉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鎭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爲諸公啓行然四鎭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患之遣使告于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

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揺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　夏六月燕王守光嘗衣赭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彊地險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内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遽謀自帝未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脩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悦又使人諷鎮定求尊

已為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以穏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共奉册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以為六鎮實畏巳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為河北道采訪使遣閤門使王瞳授右史彥羣册命之守光命僚

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册儀乙卯僚屬取唐册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爲哉命趣具卽帝位之儀械繫瞳彦羣及諸道使者於獄旣而皆釋之　秋八月燕王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爲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敢愛

死而忘恩乎竊以爲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咼而噉之鶴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甲子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使王瞳爲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爲右相史彦羣爲御史大夫受册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

冬十月晉王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勲往承勲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

典客者曰吾主帝矣公當稱臣庭見承勲曰吾受命於唐朝爲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内豈可臣它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勲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爲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冬十一月燕王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以爲未可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亡奔晉　戊申燕王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王處直告急于晉　十二月甲子晉王遣蕃漢馬步總管

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

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丙戌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戊子圍涿州刺史劉知温降周德威譖劉守竒於晉王守竒與進士趙鳳來奔鳳幽州人也先是詐為僧奔晉守竒客之

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二月帝議自將擊鎮定以救之　三月周德威遣祁將李存暉等攻瓦橋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嚴幽州人也　夏

四月周德威白晉王以兵少不足以攻城晉王遣李存審將吐谷渾契苾騎兵會之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降　五月燕主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廷珪曰今日必擒周陽五以獻陽五德威小名也既戰見德威於陳援槍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撾反擊廷珪墜馬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走德威引騎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州　晉周德威拔燕安遠軍薊州將成行言等降于晉　二月丙申晉李存暉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　三月甲辰朔晉周德威拔燕盧臺軍　乙丑晉將劉光濬克古北口燕居庸關使胡令圭等奔晉　燕主守光命大將元行欽將騎七千牧馬於山北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爲武州刺史以爲外援晉李嗣源分兵狗山後八軍皆下之晉王以其弟存矩爲新州

刺史使總之以燕納降軍使盧文進爲裨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欽聞之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爲質於晉軍以求救李嗣源引兵救之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凡八戰行欽力屈而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子嗣源進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　夏四月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　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請和語甚卑

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非所聞也不答書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德威乃以聞於晉王　己亥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光濬攻營州刺史楊靖降

六月壬申朔晉王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

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　秋七月甲子晉五院軍使李信拔莫州擒燕將畢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　晉王與趙王

鎔會于天長　九月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

冬十月己巳朔燕主守光帥衆五千夜出將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卒降者相繼　盧龍巡屬皆入于晉燕主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

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温簒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為誓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守光辭以它日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内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降且言城中力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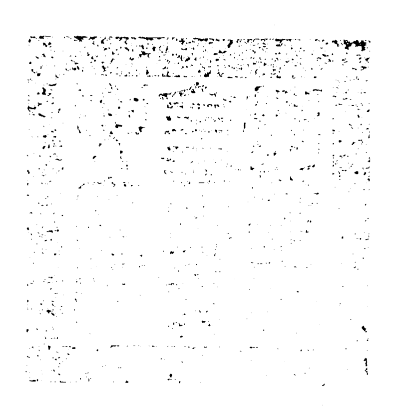
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　冬十二月庚午晉王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爲振武節度燕主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涉寒足腫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夫張師造家師造恠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并其三子擒之癸酉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

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晉王欲自雲代歸趙王鎔及王處直請由中山真定趣井陘王從之庚辰晉王發幽州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守光父母唾其面而罵之曰逆賊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甲申至定州舍於闗城丙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是日至行唐趙王鎔迎謁于路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鎔

顧識劉太師而晉王命吏脫劉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鎔答其拜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己亥晉王與鎔畋于行唐之西鎔送至境上而别　壬子晉王以練係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丙辰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内亂禽獸行亦我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効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

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張　槎